

吳興沈鎔選

第三集

國語文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有老爲古典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採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架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薈萃成編，則不足以應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爲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闢，概從割愛。何者？爲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躐等。如欲談馬克司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

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爲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爲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爲某時

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書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國語文選第三集目錄

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	劉叔雅
人類爲什麼應該求學.....	汪精衛
教育與文藝的爭鬭.....	鄒謙
中學國文的教授.....	胡適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學者.....	徐慶譽
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	郭沫若
研究學問的方法.....	陳定謨
讀陳定謨先生的研究學問的方法.....	黃維榮
讀了研究學問的方法以後.....	王平陵
研究學問的我見.....	頤泉

文學衰墮之由.....	小蟲
譯書問題的討論.....	ZKW
文化與出版物.....	謝六逸
新文學觀的建設.....	鄭振鐸
新文學底研究.....	張默君
學問與環境.....	沈瘦梅
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李石岑
科學方法講義.....	任鴻雋

國語文選 第三集

□ 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

劉叔雅

從前我們中國人，看見西洋人駕了輪船，開起大礮打來，我們共鼓貸狄，刻木爲的舟，僇作的弓，浮游作的矢，是萬萬敵他不過；又看見銅壺不如鐘表，火柴勝似鑽燧，於是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術。然而這『術』字裏面還含得有『邪術』『魔術』的意味。後來漸漸曉得輪船鐘表的機括，也不過是銅鐵打造，彈藥火柴的原料，也不過是硫黃，硝，磺等物製成，就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藝術，不能不承認他的藝術比我們的高強了。但是卻還不曉得西洋人也有學，更不曉得他們的學比我們的精深。後來漸漸也有人曉得輪船，大礮，鐘表，火柴，都不是一箇巧工能憑空創造出來的，都是數學物理學化學的產物，於是也就漸漸有人肯去研究那『聲光電化之學』。雖是爲了種種原因，沒有人真能深造，卻也略略嘗著了近世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的滋味。這時候的人士，都以爲西洋人的學，祇有『聲光電化之學』，至於那『修齊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學』，究非西洋人所鑒；若是有人向他們說，西洋人除了這些自然科學之外，還有那極精深的文化科學（Kultur-）

Wissenschaft) 恐怕未必有人肯信哩！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句話，在幾十年前，差不多是箇不可動搖的原則。當時的所謂『學士大夫』一面要讀那些什麼洋務彙編，西學大全之類，一面還要讀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用後者去做『體』，用前者去做『用』。若是二者都能熟讀，就是一位體用兼全的鴻儒了。

近二十年來，一般人也漸漸曉得，西洋人有哲學，有法學，有政治學，有倫理學，甚至於也有考據，也有詞章，此外還有那新生的，進步很快，功用極大的社會學。並且也曉得我們中國古已有之的那些學問，在今日這樣的時勢，要專靠他去『修齊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也很有一班人去研究西洋的文化科學，也很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極大的影響，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社會上政治上也竟然有些變動了。要論白來文明的傳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質的方面遲緩些，難些。現在文化科學既已輸送進來，消化營養雖然都還是未知之數，總算在張開口來喫了。這本是箇很可樂觀的現象。

然而近來卻有一箇現象，就是常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學術鉤通』的工夫。開動口，提起筆，總是說西洋學問的什麼原理原則，是中國古時已經有的，那位聖賢，那位學者早經說過的；西洋的那一

科學問，中國古時已經很發達的；西洋學者的那一句話，就是中國古書上的那一句話。說到歸結總，是中國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沒甚稀罕。要說這種『鉤通』之心理的起源（Psychological Origin），實在是對於本國固有的舊學迷信過深，想利用自己『淺嘗』來的西洋科學上的一些知識，來反證中國學問的精微奇妙。由這強烈過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這還是那很有誠意的『鉤通』，至於那無誠意的，老實說一句，就是有心要羅列許多書名，人名，學名，來自炫其『學貫中西』罷了。那無誠意的且不去說他，就是這種有誠意的『鉤通』，其結果於治『中學』的，治『西學』的都有惡影響。於他本身的學業，不消說也有不利了。

我在上一段，輕輕的說了一句『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語意恐怕不大明瞭，這句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說得詳細些；說明白了，自然也就推出簡結論來了。

世界上的『文明系』，細說起來，為數不少，然而主要的卻祇有三箇，就是歐洲的希臘系，亞洲的中國系，印度系。希臘是西洋文明的源泉，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臘的思想為基礎的。從一面看來，現代哲學上的許多大問題，都是希臘人提出的；並且當日都研究過一番，下過解決的；現代又重新加以現代式的研究，下箇現代式的解決罷了。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希臘的學術，卻自是希臘的

學術；近代的學術，卻自是近代的學術，各有獨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

印度民族還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時候，已經頗有文化了；後來漸漸南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這一支的文明，直接與了基督教許多影響；間接使歐洲中古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許多的變化。印度這一支，因為土地的關係，文化思想發達得極高極快，成了婆羅門教和佛教，使中國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變更。

中國系的文明，無待我細說了；縱要細說，篇幅也不許的。不過有幾句話，我卻要鄭重聲明，就是：中國這民族，縱然是如何優秀，究竟也是一般的人類；其文明的發達，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序，守同一的法則，備同樣的條件。換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漸進；也有盤旋曲折；也要文化到了某點，社會狀態到了某樣，纔得有某種學說發生。譬如幾箇學生，內中這一箇，無論他是怎樣的『天縱之聖』，他的學問也要循序漸進；縱是比別人進步得快些，也決不能未學算術就能懂微分積分，未學過無機化學就能曉得生物化學，天體化學。這是箇普遍的定理，中國的『古人』也不得而獨外的。

綜觀各系文明的發達，時間上雖難免有些參差，那路徑卻都是一致的。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條件齊備了，那自從原人時代積累來的文化，必然要大起發酵作用，發生一種光輝燦爛的

文明。那希臘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國晚周的文明，就是在這種條件法則之下產生出來的。後來不久因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條件的欠缺，就一定要衰歇了；久後新得了有利的條件，民族精神復原，就一定又要重興，比從先更有光彩。要是沒有再備俱條件的機會，也就會一蹶不振，像那埃及巴比倫就是證例。

要以公平的眼光，觀察這三大文明系，可以發見這三系的古代文明有許多處是一致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太古的民族，都是很新鮮，很活潑的，其頭腦裏前人的傳說印得不多，縱然有些，也沒得多大的威權，思想很能自由，而生活狀態相差得又不遠，所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縱然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某民族對於某種現象特別注意，下特殊的解釋；然而這也祇是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兩箇古文明有些一致的地方，這也是件當然的事，毫無什麼奇怪。別人家同我一致，我同別人家一致，也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地方。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 *Epoch making* 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祇有德國的 *Windelband* 和美國的 *Thilly* 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我尤喜歡的就是他這書的第一篇裏的幾句話。他道：『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

洋的哲學，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並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做歷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著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只因爲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於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識見，我看他有這樣的學問識見，就勸他再用幾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學者都還想不到，做不出的『比較哲學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箇大大的比較研究。我以為除了這種研究之外，再沒有什麼中西學術的鉤通了。

把中國固有的思想學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箇比較，說一句公平的話，縱不敢自誇是比人高些，卻也不能說一定就比人低些。歷史上的價值是很重的，然而其價值卻也祇限於歷史上的。因為中國的思想學派，自從鐵鑄的模子以來，雖然不能說是絕無變遷，絕未進化；畢竟未曾有過根本的改革，產生過新文明來。中國近代的學派思想和古代的學派思想雖然不一樣，然而畢竟是經過幾番變遷的舊思想舊學術；決不能算脫過胎換過骨的新思想，新學術。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說他毫無價值；卻也不肯過分恭維，說他在歷史上的價值以外，還有和近世學術同等的價值。現在那

許多『鉤通家』要是把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祇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學術鉤通，研求當中的一致點，互相發明參證，這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我們那敢反對，祇有歡迎。無奈他們大多數都是誤算了中國學術的真價值，始終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學術思想是箇對峙的，匹敵的，硬要把兩箇不相干的東西望一起拉攏。既忘卻本國學術的價值，把別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所以費了老大的氣力，其結果還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徒勞，或竟是許多令人發笑的喜劇。

西洋近代的學術，不但和中國古代的學術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學術也不是一樣。要細論西洋近代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就成了『科學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 一箇專科，非專門名家著一部大書說不清楚的。單是粗粗的說來，先要把所經驗的對象各從其類聚在一箇『類概念』之下，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類(Einteilung)。再把各類所有的特徵分析開來，作以其類概念爲主部命題的賓部說出來，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記述(Beschreibung)做到第二步工夫，纔算略具科學的雛形，這種記述的科學(Beschreibende Wissenschaft)的價值還沒多大。要再進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能加合理的說明，纔算得真正說明的科學(Kritik-ende Wissenschaft)；還要能『利用厚生』，其價值纔算高貴；不論自然科學，精神科學(Ge-

isleswissenschaft) 都是要如此的。近世『學』這箇名辭的定義，雖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總要是『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纔能當得起的。從這種嚴密的意味說來，中國學術在今日科學界的位置和價值也就可以略略見得了。

中國古來許多學者，那種敏銳的思路，透澈的觀察力，綿密的組織力，本來不在西洋學者之下。近世科學上的許多大問題，真難爲他們早經見到，早經提出；然而見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決，零碎碎的知識，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例如希臘的辯者才濃 Zeno 說極小的距離都是無限的，那終點是達不到的。那絕塵超影的 Achilles 和一箇烏龜，無論距離怎樣近，Achilles 都追不上他，因爲要追上他，先要走過這距離的一半，再要走過這一半之一半，以至無窮，還是追不上。中國的辯者惠施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彪解得最的當，說『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這中西的兩位大辯者的話，都是一箇原理。然而惠施的話永遠顛撲不破，才濃卻犯了一件大謬，不該把 Achilles 純一不可分的運動，當做箇可以分割的直綫，被柏格孫 (Bergson) 駁倒了。照這樣看來，惠施似乎比才濃高明些嗎？其實也不然，惠施的『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和才濃犯的是一箇毛病。無論那國的辯者，論師，都是『羅輯』或是因明的

先驅，都有相當的功績，相當的價值。要是以爲中國出了辯者，就是莫大的光榮，硬說他比別國的辯者高些，甚至於說他比亞里斯多德比陳那比密爾都還高些，那就是大錯了。近世邏輯說到最高處有認識論的邏輯，(Erkenntnistheoretische Logik) 中國古代墨子的經下已經講到了「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的話；荀子的正名篇也提到了「緣天官」的說頭；這自然是墨子荀子的高處。然而卻不能說西洋邏輯，印度因明，都是拾我們先秦諸子的唾餘；或是說荀子墨子的學問和西洋近世學者的學問有同等的價值。因爲他們二位不過是提及這句話，見到這一層，並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確的解決。

又例如莊子一書，說生物進化的地方頗有幾處。寓言篇道：『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這「種」字據我看來，恐怕不是種類 Species 的種，好像是種子 Seed 的種，至樂篇說「種有幾」，可見不是說種類。『天均』好像是現在生物學上所謂「自然界之均平」Natural Balance) 至樂篇說得更詳細些：「種有幾，得水則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螭蟠，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鳴蜩，鳴蜩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

食髓，黃輒生乎九獄，替內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這一段明明說最高等生物中的人類是從下等的原生物（Protista）進化出來的，豈和蠶蟻之衣，陵鳥，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實在指不出他的『學名』來，但就文意推測，可以說是原生植物（Protophyta）中的原藻，原菌，鳥足既有根，當然是『後生植物』了。

由鳥足進化成蟲，成鳥，更進化成『哺乳類』的馬，『狹鼻門』的人。莊子當日要不是經了許多細心的觀察，絕說不出這一段話來。我們當然要承認莊子是曾經見到了生物進化的現象。二千年前的人，就能見到這一層，說出這番話，本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現在『鉤通派』的學者，看見莊子這些話，就同拾著了寶貝一般，要把他攪來和西洋的達爾文（Darwin）赫凱爾（Haeckel）對壘，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莊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臘的哲學家亞擊克西曼德爾（Anaximander）也就說『自化』，說『無動而不變』，說『無時而不移』，說第一箇生物是生在水裏，說人是由魚類進化出來的。其細詳的學說，我雖不通希臘文，沒有能讀他的著作，曉得不清楚，單就希臘哲學史上看來，有些處似乎比莊子上說得還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大學者，豈不光彩麼？何以不但希臘人未聞把他攪出來，和英國達爾文，德國赫凱爾對抗；別國的學者，對於希臘

哲學很下工夫研究，極其看得重，也沒有人說亞瑟克西曼德爾就算進化論的發明家呢？因為要說進化論，不僅是見到生物進化的現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來，建立成系統來，提得出確實的證據，下得了不移的結論，纔能算的。近世的進化論者，都是仗著理化科學的助力，（像那物理學產物顯微鏡化學產物染色法等類）應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較研究法之類）根據解剖學，組織學，形態學，生理學，心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確切不移的自然科學，從最下等的摩內拉（*Monera*）到最高等的人類，從身體以至精神，從『簡體發生』以至『系統發生』，尋出來一箇一貫的系統，然後纔敢倡進化論，他這進化論也纔有價值。若是僅僅看得出生物進化的現象，在古時固很可貴，在今日算得什麼呢？所以我們祇能把莊子在哲學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亞瑟克西曼德爾一般高，因他們兩位的話，曉得生物進化這箇現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罷了。要是想把莊子的話來和近世進化論鉤通，這豈不是一場喜劇嗎？

僅僅說一句話，縱然說得十分對勁，也祇能說這句話不錯，不能說有學術上的價值。我去年夏天遊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大樹下歇涼，聽見兩箇驢夫在談輪迴，說什麼樣的人死後就投胎做驢，旁邊有箇賣甜瓜的人說道：『那有這些話！世間萬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遊的朋友道：『好